# 演员这一行，没有白费的功夫

游本昌

书里书外

## 好，就当“佐料演员”

1956年，我坐火车来到首都北京，梦想着在国家级的戏剧舞台上大展抱负，没想到，此后的将近30年，我演的79个角色中77个都是龙套。

这个落差是巨大的。公演的时候，介绍主角都有详细的履历，介绍我的说明上就4个字：本院演员。老师看出了我的失落，安慰我说：“你不是衣服的面子，你是里子，是硬里子。一件衣服，里子不好，面子也挂不住。”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当“佐料演员”。我想，条件好的演员，就是鱼头、海参，是大菜。我呢，就是那提味的葱姜蒜。没有佐料，这菜也不行。从此以后，任何一个角色我都没有轻视过半分。我告诉自己，只要上了台，哪怕是背景板，也要做一个“有戏”的背景板。

其实，龙套有龙套的好处，就是没规定这个人一定是这样还是那样，你有发挥的余地。当然，发挥也不是瞎发挥，我的龙套是下了功夫的。

1959年国庆10周年献礼，我演了两个仆人：一个是话剧《一仆二主》里的仆人，是大主角；一个是《大雷雨》中的仆人，无名无姓无台词，但我认为有创作的余地。

为了演好这个龙套，我下了大功夫。我把哥尔多尼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19个剧本都找来认真研读，充分了解作家的风格和表达。又看了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、别林斯基对话剧表现时代的总结——“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”，这个黑暗王国就是农奴制社会。我演的仆人不是一个简单的“下人”，他身上背负着那个时代的压迫。这样我就找到了这个角色的“任务”和“行动”。我还看了很多名画，研究《伏尔加河上的纤夫》以及列宾其他油画里的人，看他们的眼神和姿态。包括看了很多相关小说，托尔斯泰的、屠格涅夫的，外文书店有的我统统都买了。

我对《大雷雨》中仆人的诠释最终被苏联专家称赞为“经典龙套”。这个戏，周恩来总理看了两遍。

有了这次的基础，1960年，我在《克里姆林宫的钟声》中演了列宁。那是演出前两天临时把我叫去布置的角色。老院长欧阳予倩说我演得非常像，看起来不像是才下了两天的功夫。其实，我已经看了一个月的排演。回到宿舍，我看的全是列宁的照片，也会到外文书店去买资料研读。我是时刻准备着的——说句心里话，没有哪一个演员不想做主角，不想演一个能尽情施展才华、尽情发挥创造性的角色。这是人之常情——总之，我把列宁的动作、神态都琢磨透了，所以我一演出就成功了。

## “济公”成了我的老师

1985年，我主演了电视剧《济公》。一开始导演心里没底，因为我不是喜剧演员，之前的舞台形象要么严肃，要么悲苦，跟“喜剧”二字沾不上边。

导演问我：你认为济公是什么样的？不知怎的，我脑子里一下就想起了四年级时喜欢听的苏州评话。我当时就学了那说书先生的腔调和神态给他看，一下子就演出了济公的“疯”与“癫”。他看了以后，心里有数了。

这再次证明，演员这一行，没有白费的功夫。你在台下和生活中所有的积累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。

济公是我的第八十个角色。8个半月的拍摄过程中，我真是拼了命，把所有的艺术积累、生活积累和我近30年龙套生涯里学到的一切都用上了。拍摄期间我们每天只睡4个小时左右，每天的戏我都要预先准备，琢磨人物，琢磨调度。我觉得这是一种拼搏。人生难得一搏呀，尤其是在50多岁的时候，还能有这么一个机会。

《济公》的故事大多是话本故事，主要依靠说书艺人口口相传，甚至不是一个文学作品。原剧本中有一个情节，济公用脏手去抓馒头，一抓，就留下五个黑手印。老板向他要钱，他没钱。老板就给他吃了。我当时就觉得不行，这不是济公啊，是“吃白食”呀，我们要修改，后来就改成济公给了老板馒头的钱。

除了琢磨人物和调度，我还琢磨服装和道具。剧组的衣服是新的，怎么行！我就亲自造旧，搓呀、扯呀，拿剪刀又剪又划。原小说里说，“醉眼乜斜睁又闭……破僧鞋，只剩底……”，但这些都是外在。最后一句“专管人间不平事”，才是关键和内核。他的“破”，是为了衬托他的“不平事”。他心里装的是天下的不平事，哪有工夫管自己穿得好不好？

济公对于我，已经从一个角色变成我的老师了。是济公改变了我，改变了我的艺术观，改变了我的世界观，改变了我的性格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“济公”之后，我出演的角色并不多，拒绝了很多邀请，我就是要有所选择。结果这一闲，就是近20年。

## 演《繁花》忘记了年龄

2020年，我接到电视剧《繁花》的工作邀约。剧组给我发来两页纸的台词，想让我拍个视频给他们传过去，试试戏。我想这怎么行?！隔着一个镜头，那不是试戏，那是交作业。演戏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，必须面对面沟通才有效。和主创一见面谈得非常好，我说：“《繁花》的写法是模仿了《红楼梦》，结尾处有些悲悲切切。这个不对，不应该这样，上海是很有活力的城市，生机勃勃。”

迎面而来的第一个挑战，就是单机位拍摄。我是话剧演员出身，表演是鲜活的，是此时此刻演员之间真实发生的交流，如果每一次都一样，那是“舞台匠艺”。但是电视剧是单机位拍摄。这就要求同一场戏，演员必须重复很多遍，而且要在走位一丝不差的前提下重复表演，才能保证摄像机拍到足够的多角度的素材。

我痛苦至极，尴尬至极。一个快90岁的老演员，在片场连机位都跟不上。收工之后，我心里非常惭愧，想起从前有位美国演员，他说一句台词得念好几百遍才能滚瓜烂熟——就是要熟练，熟练到不靠记忆也能演，熟练到成为肌肉记忆。



AI修饰生成水彩画。

《补拙记：游本昌自传》：游本昌口述，康路凯撰写；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我让工作人员帮忙把酒店房间布置成剧里的场景，然后用手机拍我表演。我就一遍一遍地演，看着画面重复练习，一场戏基本上接近定型了，第二天到片场拍摄才终于过关。

那天拍的是我带着阿宝去给他做西装，看着“改头换面”的阿宝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很多观众把这个镜头解读为我在阿宝身上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。其实我当时流泪最直接的原因，就是我的拍摄终于过关了，很不容易啊。但我也乐于观众作各种解读，毕竟我当时的流泪也是符合剧中情境的。

2020年到2023年，从87岁到90岁，我断断续续有3年的时间都是在《繁花》剧组里度过的。不知道熬了多少个大夜，来来回回走位走了多少路，以至于后面我的脚都肿了。剧本的飞页常常来，几乎是一边拍摄一边修改。案台上堆起的剧本那么老高，我的助理都感叹，从来没看过哪个演员的剧本能有这么多。

候场的时候我常常坐在轮椅上，因为片场人多、空气稀薄，有时候还得要吸氧。但只要摄影机一开，我一定能打起十二分精神来。这不是靠责任感，而是创作的激情驱使着我，让我忘记了年龄，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时光啊……

拍摄结束后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依然沉浸在角色里，走不出来，甚至不愿意走出来。现在回想，我真是迷惑啦颠倒啦！我感恩“爷叔”，你给了我太多太多，你继续走向人群中吧，一路向前走好！我也当回归游戏神通，济世为公！

（**康路凯**采访整理，更多内容请见《补拙记：游本昌自传》一书。）

# 这个阅读老师“有点东西”

聂震宁

眼下，中小学生正在享受暑假的自由时光。不用说，很多学生人手一机，想不放飞自我，难。你说“忙时读屏，闲时读书”，最怕闲时也读屏，时时都读屏！一些家长为此叫苦不迭。

平心而论，读屏不是洪水猛兽。读屏伴随着超链接、弹窗、多任务切换，培养的是一种“猎手型”思维，即快速扫描、关键词抓取、随时跳转的能力，这是数智时代的必备技能。读屏虽然高效、必要，可是长期处于这种状态，大脑会逐渐丧失线性专注的能力，而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度建构，恰恰依赖于那些“慢载体”所特有的思维锻造功能。

令人矛盾的是，读屏的诱惑是降维打击，连成年人都克制不住，怎么能苛求未成年人严守“清规戒律”？可是，如果在青少年阶段都养不成读书的习惯，又怎么能指望孩子成年后去拥抱深阅读？这真是数智时代给全社会的家长们带来的一个让人抓狂的难题！

难题总有人去破解。我见识过一个社区书屋，年轻的管理员在书屋办了一个“暑期双轨阅读班”，孩子们可自由报名参加。采用“双轨制”，目的是让孩子既能享受数字阅读的快乐，又能沉下心啃几本厚书。

管理员有一套可落地的读书读屏方案。

先是把时间切割开来，上午读纸质书，学生把手机放到书屋的“养机场”。读书和生活的间隙安排15—30分钟，如饭后休息、午睡醒后缓冲，留给“轻量读屏”。

其次，用读屏勾起对读书的兴趣。先看纪录片，再啃大部头。比如读《西游记》原著前，先看《西游伏妖篇》的深度解析视频；读《三国演义》前，先刷几个“三国地图演变”的短视频。让孩子读纸质书时不太畏难。这是“读屏”的一种，能为“读书”预热，降低阅读门槛。

再者，采取输出倒逼方法，建立“读屏”与“读书”的对话。管理员有个“给书找茬”计划：鼓励孩子在手机上搜索某本书的“差评”或“吐槽帖”。比如读了《城南旧事》，让孩子搜“为什么我不喜欢英子”。看完别人的观点，再回到纸质书上找证据反驳或赞同。这能把浅阅读变成深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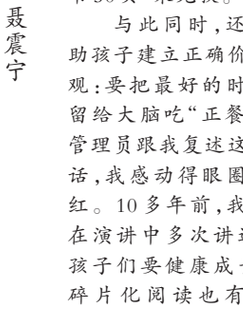
同时，要求家长每天主持5分钟的“家庭发布会”：每晚吃饭时，让孩子关掉手机，用口头表达分享今天“读屏”看到的一个冷知识，以及“读书”读到的一个精彩段落。一定要强调两者并列，让孩子觉得这两个行为同等重要。

强行没收手机只会引发对抗，管理员于是建立“时长兑换法”：设定每天固定30分钟的自由玩手机时间，这是底线福利，不扣减。但若想额外增加“读屏时间”，需用“读完纸质书50页”来兑换。

与此同时，还帮助孩子建立正确价值观：要把最好的时间留给大脑吃“正餐”。管理员跟我复述这段话，我感动得眼圈发红。10多年前，我就在演讲中多次讲过：孩子们要健康成长，碎片化阅读也有营养，可只吃零食不吃正餐，健康是要出问题的。

这个“暑期双轨阅读班”，让我感觉年轻的阅读老师“有点东西”。不过，数智时代的“阅读文明”，不是一天建成的。正如我在新书《读书的四季：致阅读指导老师的24封信》里展示的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况，也有每个人的应对。相信新一代的孩子们一定会蹚出一条光明的路来。

（**作者为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**）



《读书的四季：致阅读指导老师的24封信》：聂震宁著；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序与跋

# 那些穿越周期的硬科技

丁洪

今天我们谈“硬科技”，不应局限于若干热门赛道、几个产业风口。当人们把视野从单一行业扩展到人类文明演进的层面，就会发现，真正决定未来的，往往不是短期内最热闹的技术概念，而是那些能够重构能源基础、信息基础、材料基础与制造基础的底层突破。

《硬科技浪潮》一书不满足于讨论某一项技术会带来怎样的市场机会，而是追问下一阶段的人类社会，将建立在怎样的能量体系、物质体系、计算体系和组织体系之上，努力把科技放回“第一性原理”和“长期主义”框架中加以考察。

作者从宇宙大爆炸出发，沿着物理时代、化学时代、生物时代到文明时代的演进脉络，将“以指数级迭代的智能、近乎无限的能源、精准的物质改造、广阔的空间拓展和自主的生命优化为特征的时代”命名为“硬科技文明”，并指出人工智能只是奇点的中篇，如同智人征服世界不单靠大脑，还需要一整套身体硬件的协同支撑。这种将人类生理结构与科技文明架构相对照的思维方式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书中对能源革命和量子计算的讨论相当具有启发性。未来能源体系的重构，不是单一旧能源被某种新能源简单替代，而是围绕脱碳、电气化、氢能化与核能突破所进行的一场系统升级。其中，可控核聚变被视为未来能源革命的制高点，今天我们看到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，对能源的需求在快速上升。因此，未来科技体系的竞争，归根结底也会落实到谁率先建立更稳定、更高效、更具规模化能力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之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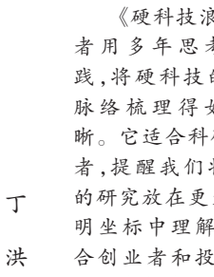
量子计算更是不可避免的未来，它代表了人类对计算边界的一次重新定义。我也认同，量子科技越是处在舆论热点中，越需要保持对基础科研规律的尊重，很多真正决定未来的工作，恰恰需要安静、耐心和长期投入。“长期主义”不是一句抽象口号，而是硬科技发展中最现实的方法论。

我们都相信，真正的科技生态，需要人才、资本、平台和制度的合力，需要对长期趋势的洞察，也需要对失败和等待的耐心。

《硬科技浪潮》作者用多年思考与实践，将硬科技的发展脉络梳理得如此清晰。它适合科研工作者，提醒我们将自己的研究放在更大的文明坐标中理解；它适合创业者和投资者，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机会，往往诞生于艰难、需要穿越周期的地方；它也适合关心这个时代的人，帮助我们理解，今天关于能源、材料、信息、空间以及生命的每一次深层变革，最终都将塑造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。

“硬科技”不是短期逐利的故事，而是面向未来文明的一次长期建设。

（**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副所长。此文为《硬科技浪潮》一书序言，本版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**）



《硬科技浪潮》：米磊著；中信出版社出版。

# 让文明的种子在童年生根

张楠

“我们的国家文化公园”系列丛书经过两年的策划创作，今年出齐了五册。仅月余，发行量就突破20万册，入选“中国好书”月度榜单，市场热度与专业认可，印证了这套书的价值。

长城、大运河、黄河、长江、长征是中华文明的标识，内涵相当厚重，我们希望请大家写小书，于是这套书便有了可观的阵容——陈晋、韩毓海、熊召政、邱华栋、徐则臣五位兼具学术底蕴与文学才情的名家。

我们还希望把这套书做成“行走的思政课”，让孩子们参与进来。“我想@我们的国家文化公园”活动开展以来，参与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，投稿量超过7万份，系列推文全网阅读量超过350万，其中全国少工委微信公众号上单篇最高破了10万。

在保持思想深度的同时，让孩子们读得进去，一向是少儿出版的难题，怎样破题呢？问题驱动、细节锚定、故事化表达，是这套书的方法论。写长城，从“烽火台怎么传信”入手，把古人的通信智慧讲成“古代5G”；徐则臣写大运河，回应孩子的好奇心：“没有挖掘机，古人怎么挖出千里长河的”；写长征，用“红军真的能一昼夜走完240里吗”引出飞夺泸定桥的人类极限；写长江，让一滴冰川融水出发，浩浩荡荡一路成为万里大江；写黄河，把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从浪漫诗句还原为地理真实场景……如此，每册书都设计了17个孩子感兴趣的提问式章节，让历史从年表大事记，化作可触摸、可共情的阅读体验。

希望这套以文学笔墨唤醒历史记忆的小书，为孩子们铺设一条通往中华文化地标的小径，让孩子们在故事里看见来路，在感动中生出担当。

（**作者为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总编辑**）



图为书中插图（局部）。

《“我们的国家文化公园”系列丛书：靳诺主编，陈晋等著；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出版。

新书架



《北大美学通识课》：彭锋、宋鑫主编；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本书汇集北京大学知名学者的讲座内容，从艺术、历史、哲学、考古等多维度，引导读者在审美的思考和浸润中提升心灵境界。



《似曾“湘”识——我的家乡笔记》：周志懿著；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作者返乡走访湖南邵阳的历史遗存和非遗现状，将田野调查与故乡记忆相融，用文学之笔写一方文脉。

# 人物的呼吸中有时代的纹理

——读艾伟长篇小说《春歌》

邱华栋

在当代文学版图中，作家艾伟是具有辨识度的作家之一。他以“人性勘探者”的姿态立身，其创作始终围绕着几个关键母题展开：时代剧变如何作用于个体生命，日常生活的表象下隐藏着怎样的人性涌流，以及“人”如何在复杂关系中成为他自己。长篇小说《春歌》正是这些维度的集中呈现——它既延续了作家对时代质地的敏锐感知，也完成了一次从理性思辨向情感凝视的悄然转向。

艾伟提出过一个文学命题——“人及其时代意志”。在他看来，人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处在各种关系中，他笔下的叙事总是试图从经验出发去洞穿时代意志。《春歌》以杭州为背景，通过四家人之间的情感纠葛，书写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生活变迁史。时代的重量被沉淀为人物情感的地基——时代变迁不再作为叙事的显性主题，而是溶解在宋芝桓、徐尹春、陈一朵等人物的生命经验中，成为“不可见”却无处不在的质地。这正是艾伟小说的成熟形态：不再“谈论”时代的外部符号，而是让时代变迁的复杂纹理在人物的呼吸中自行显现。

如果说“时代意志”是艾伟小说的纵轴，那么对“生活质地”的持续挖掘、呈现则是其横轴。批评家马明高曾指出，艾伟不被当下生活的种种表象所迷惑，而是努力拨开当代生活的表面景象。这种追求，贯穿了他的创作。

《春歌》的生活质地是沉浸的。有读者肯定这部小说的故事性、流畅度与情感浓度。也有评论者注意到，《春歌》的故事叙述“不动声色，却挠人胃口”，让读者“和着人物一起，遗憾、开心、愤怒、共情”。故事中的人物无法放下挚爱真情的羁绊——这种执念，正是生命价值本身。生活的质地在这里从“解剖”变成了“沉浸”，从“勘探”变成了“共处”。

无论是凝视时代还是呈现生活质地，艾伟小说的最终落脚点始终是“人”。他在创作谈中明确表示：“作家是人性的守护者。他的立场应该永远站在‘人’这一边。”读者这样评价《春歌》中的人物塑造：“每个人在人生之路的奔赴中，也都时时处在各种复杂纠缠的关系中，这众多的关系让一个人最终成为他自己。”《春歌》的意义正在于“化简为繁，有效地深入到这个人世的‘蝴蝶效应’里，从发生学的角度重估人生的浩瀚与脆弱、坚守与自省”。

小说有着中国气派和江南文化精神，其间贯穿了《白蛇传》的传说，白素贞、小青、法海、许仕林等形象于今天的现实中一一实现对应与互证。这不仅仅是结构上的互文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呼应：中国人对“一往情深”的理解，如何在当代人际关系中延续与变迁。

《春歌》是艾伟具有深度、广度和思辨锋芒的作品，也是他最“目中有人”的作品。当时代不再是人物命运的背景而是呼吸，当生活不再是素材而是质地，当人物不再是符号而是生命——艾伟完成的，正是一名小说家从“勘探人性”到“与人性共舞”的精神抵达。

（**作者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**）



《春歌》：艾伟著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读书

**本版邮箱：**dushu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**任飞帆　张明瑟**

版式设计：**张芳曼**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